



瞿希贤歌曲选

上海音乐出版社

瞿希贤歌曲选

王 健 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苍鹰

封面设计：于文盛

瞿希贤歌曲选

王 健 编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 插页3 总页231面

1989年4月第1版 1989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00册

ISBN 7-80553-102-1/J·89 定价：3.00元

“我没有停顿”

——写在《瞿希贤歌曲选》出版之前

代 序

沈亚威

去年十一月，瞿希贤同志来信，约我为她的歌集出版写几句话。这对我来说真是颇感意外，也不免有些惶恐。歌曲如同水流，可以滋润人们的心田。而她——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位杰出的女作曲家，是奔腾不息的大河。我能听得见她那激荡的声音，却无法试测她浩淼的容量。我迟疑了一段时间，没有很快给她答复。但从感情上，不用说我是愿意一试的。因为瞿希贤的许多作品，曾深深地打动过我，她那黄钟大吕、烘云托月的音乐才能，曾给我以很大启迪。现在作品汇集成册，正是可以向她学习的大好时机，所以尽管我的文笔是那样的笨拙，自然还是应当从命的了。

这本《瞿希贤歌曲选》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及一九五一年以后创作的部分幼儿歌曲及少年儿童歌曲几个部分，词、曲均保留原有

的面貌，读后如同温习了四十多年风云变幻的历史，倍感真切。她谱写的其它品种，如电影音乐《为了和平》、《青春之歌》、《红旗谱》、《元帅之死》、《骆驼祥子》等等均未入集，但她的群众歌曲、合唱、独唱曲、儿童歌曲，大部分都包括在内了。

提到瞿希贤，人们就自然地会提到她的代表作《全世界人民心一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两个“全世界”。这两首歌，在我国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是领一代风骚的上乘之作。在她那铿锵有力、气势磅礴的旋律中，人们得到前进的力量和信心。还有象《在和平大道上前进》、《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一条大道在眼前》等歌曲汇成了瞿希贤刚毅、雄健、清新且有强烈中国气派的风格特征，它是我国三十年代以来的救亡歌曲在新的时期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生动体现。但是，人们在赞赏之余不禁要问，一个作曲家，一个象她那样的女作曲家，是什么力量推动她创作出这些光辉形象来的呢？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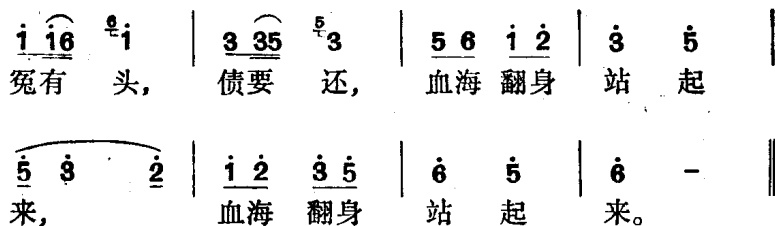
她曾经住在北京大佛寺旁的一幢幽静的四合院中。就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她，那是首届全国文代会的前夕，是我中学时的语文老师徐迟同志和我一起去的。徐迟在上海时便早已和她相识。一见面，我便沉浸在他们老朋友相会的那种庆幸、欢乐的气氛中。徐迟一个劲儿地介绍家乡南得解放时的激动场面，瞿希贤也历数来北京相会的各地熟悉的朋友的近况。那时，我是一身戎装，刚从淮海战场来到北京，身上还不免带有一点硝烟味，约莫也还有点儿拘谨之感，但是，由于她的坦率和热情，由于被共同的喜悦所鼓舞，这种惴惴之心很快就消失了。自然地我们把话题转到了当前的音乐工作上。

那时候，盛行着李焕之的《民主建国进行曲》，马可的《我们是民主青年》、《咱们工人有力量》，独唱有李波唱的《翻身道情》，郭兰英的《妇女自由歌》等等。随着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这些反映着胜利、反映着民主生活的歌曲正响彻新生的祖国上空。形势十分令人振奋。时隔不久，没料到，象晴空里腾起的一道彩虹，瞿希贤的《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脱颖而出，我们的女作曲家用亲切、动听而坚定的声音，欢呼着两个伟人的名字，由此概括了那个灼热年代的亿万人民的心声。飞快，这首歌便传遍全国，飞向海外。

瞿希贤是上海人，读初中时就开始学钢琴。1937年冬她来到湖南、江西从事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在平江新四军留守处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做地下工作。1940年考入重庆国立音乐院钢琴系二年级，1941年回上海入圣约翰大学英国文学系，1944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在此期间，她还从私人教授学钢琴、和声、对位。1943年入上海国立音专作曲系，师从弗兰克尔（德籍犹太人）和我国留美作曲家谭小麟，1948年毕业。秋天，她来到北京，在北平艺专音乐系任讲师，教和声课和音乐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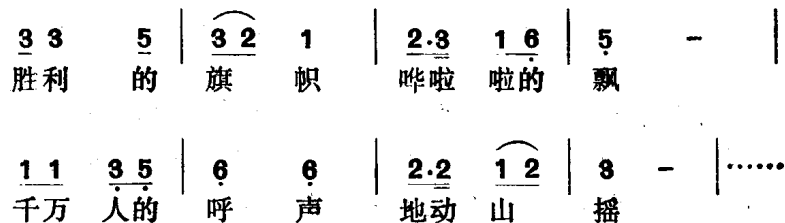
瞿希贤在国统区和沦陷区忧患于国家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群众的苦难，一面就读，积极武装自己；一面写歌，抨击黑暗统治。早在1935年，她便积极参加过12·16学生运动；抗战胜利后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她是学联党小组的成员，负责教歌、呼口号等宣传鼓动。气愤至极的瘦小的瞿希贤，曾勇敢地拿起喊话筒打在前来镇压的国民党警察的头上。她的愤懑情绪，自然也融进了她的歌曲之中。从这本歌选所载解放前的十首作品中，我们可看到象《老母刺瞎亲子目》、《这个年头怎么

办》这样充满激愤音调的歌曲。这种激愤音调，无疑是和解放区军民浴血奋战的声音联系在一起的。当然，由于环境的关系，她只能写出自己的悲痛和同情，但即使这样，我们还能看到她内心的希望所在：



这希望，便是和黑暗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也是她那几年生活旅程中的总的倾向。

解放了，大地一片欢腾，瞿希贤和所有欢庆解放的人们一样，几年来的积郁象被火山爆发似的胜利冲到九霄云外，几年来技术上的磨炼，也终于获得了充分施展才能的自由，她很快去熟悉新的音调，结识新的朋友，投入新的生活。工作也从课堂内的讲师转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后转入中央乐团），从事专业作曲，她的面前铺开了一条宽阔明亮的大道，于是在她心头便凝聚起：



这响亮的歌声和她解放前的作品相比，这是一个飞跃，一个大的飞跃，是她多年来思想感情的继续和升华，是融汇了先进的美学、文学、哲学等各方面的素养和技术武装的结果；是亲身经历过的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形象的折光反照；是救亡歌曲，苏联歌曲，各地民歌，世界名曲和解放区歌声等音调在她心中融化成的新的结晶体。在整个歌曲中，听不到半点惆怅和叹息，却有着火样的热情和自豪。旋律清新，结构完整，和声复调简朴鲜明。

一个作曲家，能随着亿万人民的心的跳动而跳动，能为他们的痛苦而痛苦，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并且对自己的事业怀有一片忠诚，这样的品德该说是崇高的了，其素质，也当称得上珍贵的了。然而，并非所有具备这种品德和素质的作曲家都能写出好作品，其原因，诚然是多方面的，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能否迅速地觉察到时代的脉搏；觉察到了，又能否全身心地象航海者操纵着快艇，赛马者驾驭着良驹，在自己的音乐园地里劈波斩浪，纵横驰骋，使自己的才能在创造性的快感中发出真正符合时代的音响。而瞿希贤，我们的女作曲家，在1948—1949年这风雷激荡的年代里，通过创作上的这一大飞跃，证实自己完全具有这种锐敏矫捷的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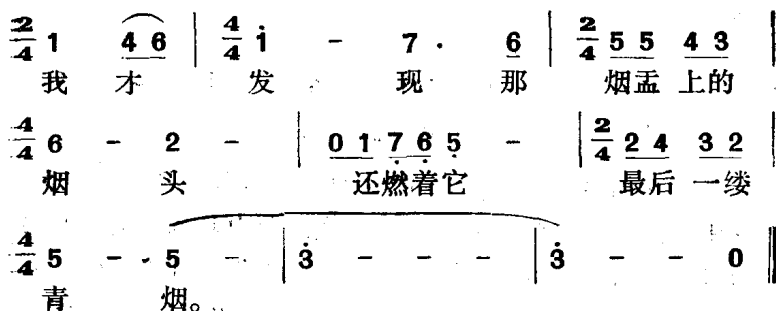
她毫不懈怠。新中国成立后，她去淮河工地，去红色根据地，她向工人农民求教，向坚持武装斗争的老红军求教；她经常活跃在学生、教师间，听取他们对歌曲提出的各种要求；她搜集民间素材必寻根究底。在家中，她练琴、做习题，孜孜不倦。她喜欢不断提出新的问题，和同行们交换意见。我记得五十年代，我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班学习，节假日来北京看望她，经常谈论着共同感兴趣的创作上的问题，几乎每次都

可以从她那里得到新的收获。她勤奋创作，态度严肃。她有一篇和青年人谈话记录，是叙述接到一首歌词后，怎样进入谱曲的：“有时候关着房门，自己静静地在屋内写；有时是在散步中，偶然想到写出来的；也有时是整天焦思苦虑，白天想，晚上睡着还在想，终于突然在半夜梦醒时获得。”她又说：“当初稿写成后，接着就是对原稿进行理智和客观的整理和修改，最后就是征求别人意见，让作品在群众中经受考验。”

就这样，从《全世界人民心一条》起步，瞿希贤的创作生涯，便走在一个新的高度上，挥洒自如，功效倍增。她谱写了许多不同风格的好歌。除前面提到的那些进行曲外，还写了《牧歌》那样的无伴奏合唱。这《牧歌》，请听，多么悠扬，多么辽阔。这绿色，这白色，这金色，这畅快的早晨，都包含在她那细致，深邃，缓缓地变化着的和声色彩中，使这首优美的东蒙民歌变得更丰富、更动听、也更有魅力，显示了瞿希贤独到的艺术功力。人们称它为无伴奏合唱的珍品，难怪不少外国合唱团体来中国就要索取并演唱这首歌。现在，它已成为中央乐团的保留节目了。

瞿希贤还写了部《红军根据地大合唱》，共七段（歌选中仅用《送郎当红军》和《儿童团放哨歌》两段）。是她，第一次将清香四溢的兴国山歌应用到女声合唱中。这部大合唱在1956年全国第一届音乐节上演出受到了好评。

一些深情的独唱曲也在这一时期中象浪花那样闪烁着自身的光辉，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如《拂晓的灯光》、《疏勒河》、《吹木叶》。前者是刻画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怎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勤奋钻研新课题的一个镜头。曲调委婉情深。这首歌的结尾写得多么妙，请听：



那六度大跳,从“5”音进入延长着的“ $\dot{3}$ ”音,我想作者的思绪写到这里大概也出神入化了。

然而这首歌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曾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说它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影响下的产物。歌曲中的“他”披上大衣的描写被说成是“象爱人不象老战友”,这种评语现在看来已是十分幼稚可笑了,但这却是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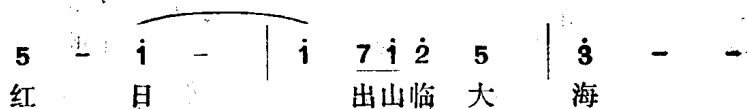
《疏勒河》是一首淡淡的抒情曲,前半段着重写“静静地、静静地流”,后半段写它欢欣地唱着歌。对比是很清楚的,但音乐素材却贯穿前后,构成了有机的统一。《吹木叶》是一首欢乐的苗族民谣,热烈而甜美,那色彩性很强的旋律,把我们带到了另一种清新的气氛中,由此也可看到作者水晶般纯洁而透明的曲趣。

瞿希贤这一时期的高潮之作,便是写于1963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是一首混声合唱的群众歌曲,是一派大手笔的气概。请听那一长一短的节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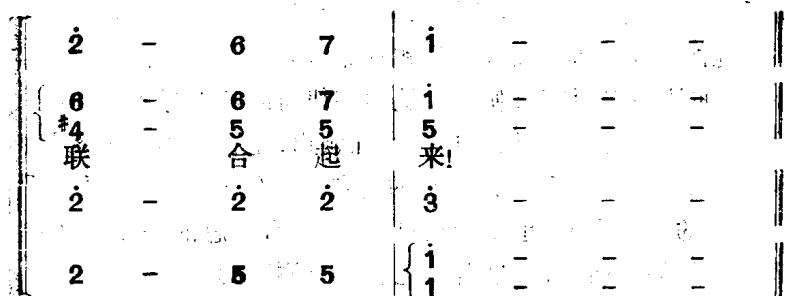
(她的好些进行曲都有这种节奏特点): 请看那从容不迫的

展开:



内涵是多么浑厚,多么宽广。而它的音乐语言却是多么凝炼,多么集中,唯其如此,才能体现群众歌曲中壮阔的力量与美感,从而深深地打动人们的心灵,激发起人们的壮志豪情。我尤其欣赏这首歌的结尾,重复的节奏向更高的音区冲击,而最后点题的一笔仿佛从空中投下的一道光束,把整个曲子紧紧环抱起来,迸发出灿烂耀目的火焰:

2	2.2	5	-	2	2.2	5	-
0	0	{ 2.2 7.7 }	{ 2.2 7.7 }	0	0	{ 2.2 7.7 }	{ 2.2 7.7 }
联	合	起	来	联	合	起	来
2	2.2	5	-	2	2.2	5	-
0	0	{ 2.2 5.5 }	{ 2.2 5.5 }	0	0	{ 2.2 5.5 }	{ 2.2 5.5 }
5	-	5	4	3	-	2	1
5	-	5	5	{ 7 #5 }	-	6	6
全	-	世	界	无	-	产	者
4	-	3	2	3	-	3	2
2	-	1	7	3	-	6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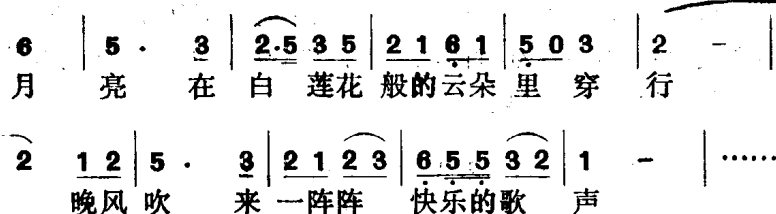


瞿希贤激越雄壮的歌声，峨峨若泰山，洋洋若江河，已深深地印在中国人民心中。

*

*

*



这是 1958 年瞿希贤谱写的感情真挚、亲切动听、抒情性极强的叙事体歌曲《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它曾拨动了广大儿童纯洁善良的心弦。这首歌的问世，为我国儿童歌曲，树立了一个向感情深处开掘的好榜样。歌曲里有妈妈，有孩子，有绚丽的景色，有深沉的回忆，更有作者对新一代少年儿童慈母般的关怀和爱抚。不久前中央广播电台重播这首歌曲后，收到许多儿童来信，说他们非常喜欢这首歌，称赞这首歌的词曲把他们都迷住了。在瞿希贤的创作生活中，儿童歌曲是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的。

瞿希贤写歌很着重音乐形象的塑造，这不仅写群众歌曲

是这样，写儿童歌曲也同样如此。除了上述那首抒情歌曲以外，她的儿童歌曲，大多总是和鲜花、阳光、早晨、春天联系在一起，曲调温馨而富有朝气。她的旋律有时象军号那样嘹亮，节奏常使人感到儿童们“白衣衫、红领巾，走在行列第一名”的英姿。那出色的《我们是春天的鲜花》早在1951年她便写下了。她的《早操歌》也流行很早、很广。有意思的是和她某些为成人写的歌曲一样，这首歌也有一个漂亮的尾巴：

6.6 6 6 | 4 6 | 5. 0 | 2 5 0 4 | 3 0 2 0 | 1 0 ||
我们每天 起 得 早， 起来 就 做 早 操。

我仿佛感到，歌声完，早操便可立即开始了。

再如那首《儿童团放哨歌》，我们不是也可从歌声中听出手拿长梭标，臂带红袖章的红小鬼们机智勇敢的精神面貌么？在这首歌的中段结尾处：

5 5	3 3	2.1	2 3	5 5	5 0	*5 5	5 0
红军	哥哥	我们	向你	敬个	礼	敬个	礼
3 3	1 1	6.6	6 1	5 5	5 0	*5 5	5 0

加了一个升记号，孩子们见到红军哥哥时的天真而急不可待的甚至有点唐突的神态便维妙维肖地显示出来了。旋法和技巧，总是为了服从于形象塑造的需要，从每一首短短的歌曲中，我们都可看到她伏案谱曲时的用心。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通过作曲家的手（还有词作者以及出版、电视、广播等单位）提供给儿童们什么样的歌曲，实在太重要了。

用教训的口吻来写儿童歌曲很难赢得儿童们的欢心自不

必说,用溺爱的矫揉造作的感情来写儿童歌曲也肯定行不通。新中国的孩子理所应当获得那些表达独立思考、进取心、勇敢、无私无畏、勤劳、乐于助人、爱国主义以及科学幻想为内容的好歌;而曲趣的新颖别致、亲切、动听、具有儿童心理特点,当然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一方面,瞿希贤已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到六十年代初,瞿希贤的创作正进入旺季,她的作品不断地、年复一年地获得国家的奖励;瞿希贤越来越得到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她所写的有关作曲方法、技巧和经验的书成了想探索歌曲创作之路的人们的热门书。瞿希贤的声誉也远远越出了国界。

但是,生活的道路却是异常的坎坷不平……。

*

*

*

一场难于抗拒的灾难来到了。

造反派要揪斗瞿希贤,说她是黑样板。周恩来总理知道了这件事,立即通过秘书打电话给他们说:“瞿希贤为人民写了许多好歌,今后人民还要唱她的歌。”但是,一眨眼,“四人帮”的魔爪还是把她抓走了。她被无辜地关了六年零七个月。这段历史她不愿多讲,内中的痛苦人们当能想见。

“四人帮”被打倒后,瞿希贤回到破碎了的家中,她体力衰弱,视力减退,看书时间稍长便有头昏眼花的现象,许多人都以为她从此不可能再写出什么好听的歌来了。

可是不久,人民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她的新作:《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乔羽词),这喜讯使许多从不相识的人也纷纷写来了信:“听说您蒙受了极大的冤屈,我们都为您担忧……我在遥远的黑龙江,终于听到了您的《新的长征,新的战斗》,您终

于出现了，我的心情异常激动。”人民的关怀无疑给她以莫大的慰藉。

是的，瞿希贤没有被迫害所吓倒，她迅速地修缮起久已荒芜了的阵地，重新坐在钢琴旁，谱写新的战歌。

自那以后的新时期中，她写了《乌柏树下的怀念》、《贺新郎》、《把我的奶名儿叫》等抒情歌曲；她为《乌苏里船歌》配合唱，她继续投奔生活，去黑龙江农场，写了《有一个美丽的地方》等四首《北大荒抒情》套曲；去新疆，写了《雪莲朵朵》、《伊犁人家》等很有边疆情趣的独唱曲。她还继续为儿童们写歌，首先是《在我们少先队员心中》，接着到青岛，热情地参加夏令营，为孩子们写了《营旗升起来了》，白发苍苍的瞿希贤系着红领巾，在海风习习中亲自给他们教歌；她为木偶剧《野天鹅》、《长寿草》配插曲；她还不断为电影作曲，为了写出京味儿很浓的《骆驼祥子》的电影音乐，从京剧、评剧一直追踪到京韵大鼓和单弦的“大开门”；她为写青年歌曲去北京大学和青年们联欢，为庆祝国庆35周年，写了很有新意的进行曲《当代中国之歌》。她还是那样奔腾不息，把自己美好的心愿，用歌声源源不绝地献给人们，用加倍的效率，去夺回被“四人帮”掠夺去的宝贵的时光。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瞿希贤产生了两个“全世界”，那末，在今天，我们的作曲家，能不能跨越她所曾代表过的那个时代，能不能与时代共进，发出新的光辉来呢？

让我们还是先从两首歌曲的创作情况来看一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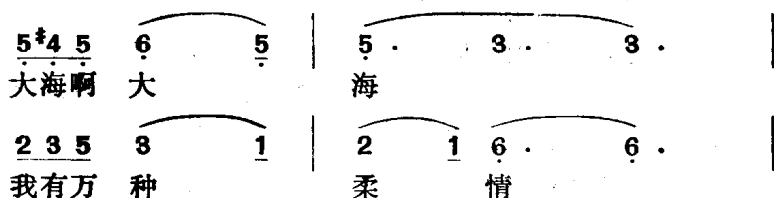
1977年，尽管“四人帮”已被打倒，但全国拨乱反正的工作还远没有上轨道。为了丰富上演节目，乐团的同志希望瞿希

贤出来做些编配工作,但节目单上不署名。瞿希贤选择了《乌苏里船歌》,她先配成了一首男声四重唱,觉得还有潜力可挖,便又在第二年改编成混声合唱。《乌苏里船歌》原是汪云才、郭颂两位同志根据赫哲族民歌写的独唱曲,旋律优美而富有特色,早已流传全国。但是独具匠心的瞿希贤透过旋律的轮廓,在合唱中,用不同声部构成不同的层次,不同的音响和不同的色彩,使这首歌的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强了。在旋律吟唱起处衬出了犹如在茂密的白桦林中,在云遮雾障岸边传来层层叠叠的回声;中段又发出有节奏的浪击船舷的声响,由此构成了一幅静中有动,动中有静,深邃透彻,引人入胜的江上泛舟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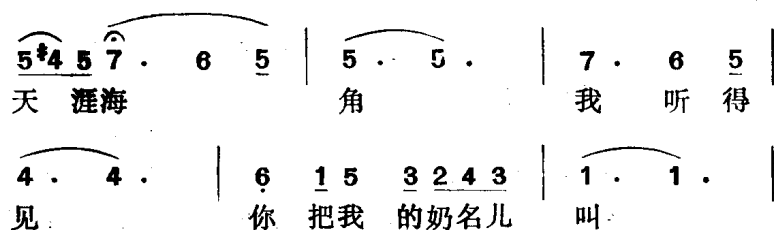
真正的艺术家都有着自己鲜为人知的在内心深处象原子核那样剧烈运转着的坚强的堡垒。这是任何暴力所不能摧垮的。诬陷、诽谤、迫害、坐牢等等厄运向瞿希贤袭来时,她把感情浓缩在自己的堡垒之中,一旦命运为她启开一丝丝隙缝,她所释放出来的艺术能量便是惊人的。作曲家的目的岂能只是为了一个署名?她调动起一切积累,身临其境似地精心制作,畅怀抒发,于是,一首雅俗共赏的《乌苏里船歌》合唱曲问世了。1979年,中央乐团去菲律宾,参加国际合唱节时演唱了这首歌。听众热烈鼓掌达数分钟。以后纽约的“海韵”合唱团,香港的合唱团都唱了这首歌,效果都很好。

1979年冬,她写了一首《把我的奶名儿叫》(黄宗英词)。这首歌经中央乐团合唱队演出,获得很大成功。后经北京国际台录音并向国外播放,亚洲广播联合会便来函索谱,后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选入《亚太歌曲》第三集,在国外颇有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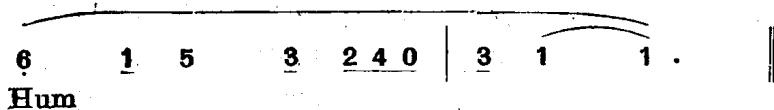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从这歌集中看到的，是她早些时候写的独唱谱。为了充分得到发挥，后也改成了合唱。最近我从唱片厂出版的盒带中又听到了它：从女声 Hum 开始，同时插入朗诵，然后：



象波涛似的， $\frac{6}{8}$ 与 $\frac{9}{8}$ 拍子的交替进行，一直到后段，激情地用合唱唱出：



接着，又数次重复这一句，直到又用



才划上最后的双纵线。歌声充满海外赤子对祖国眷恋之情。有海浪，有思念，有南洋的风韵。构思新颖独到，听来如同置身于海轮的船舷，边遥望故土，思潮起伏，是十分动人的。

如果说《新的长征，新的战斗》是对被无辜关押六年七个月的愤怒的回答，那末合唱《乌苏里船歌》和《把我的奶名儿叫》这两首歌使人觉得似乎有一种新的因素正在她心中升腾，